



风流大都市

曹志前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风流大都市

曹志前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风流大都市

曹志前 著

责任编辑：张 樱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8.25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4 000

印数：1—6 200 册

ISBN 7-80573-979-X/1·174

定价：5.80 元

目 录

- 最后的晚餐..... (1)
——离婚餐厅独家采访录
- 周末聚餐会..... (13)
——北京个体四大亨生活探秘
- 街上流行华尔兹..... (32)
- 卡拉OK 风流夜..... (47)
- 立交桥下吉它手..... (56)
- 文化衫..... (66)
——个性的旗帜
- 都市大血脉中的“板爷儿”..... (74)
- 中国：世界大通婚..... (84)
- 情人世界..... (97)
- 宠物，风靡京城..... (135)
- 京城刀客..... (148)
——北京私人保镖扫描
- 流浪的摇滚歌星..... (160)
- 少女梦幻曲..... (186)
- 难捉摸的花季..... (225)
- 诱惑，从头开始..... (239)
——假发世界采撷记
- 青春追星族..... (249)

●最后的晚餐

——离婚餐厅独家采访录

据有关资料披露，近十年来，离婚纠纷的绝对数呈上升趋势。1980年为27万余件，1981年上升为34万余件，1989年为46万余件。这一社会现象是社会大文化在婚姻领域里的反映，它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有一个聪明的女人，却把这一由社会经济而产生出的文化现象又悄悄导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在男女婚姻纠纷的悲剧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在繁华的京都掀起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北京城的西北角，有一间小小的餐厅。

这间餐厅没有坐落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街面上，而是蜷屈在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这个餐厅的外部结构是红松原木，质朴中显出了独特。远远的，似乎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松香味儿。它与那些装饰着茶色玻璃，用铝合金门窗和弹簧玻璃门装修的雍容华贵的餐厅有很大区别。一块方形的金色牌匾上镌刻着几个墨绿色的大字——红松酒家。

但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许多人把这餐厅叫做离婚餐厅。

“离婚餐厅？奇怪的名字。”我大惑不解。

“现代都市光怪陆离，什么事都有，开餐厅的是我在北大荒兵团时的一个战友，哪天我带你去见见她？”朋友说。

离婚餐厅！说不定会由此写出一篇震世惊俗的社会新闻呢，我迫不及待地拉起他就要走。

餐厅的老板是个已近不惑之年的女人，听朋友介绍说她也有过“广阔天地”的经历，她十分热情，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邀我入座。

女老板虽略有些发福，但身段的曲线和面容的妩媚仍使她颇具风韵。手掌张开，手背上是浅浅的小涡，食指和中指上套着两只亮闪闪的大钻戒。但那深谙世事的脸上，却有几丝掩饰不住的忧郁。

“这是个受过生活磨难，心灵有伤痕的女人。”我在心里揣度着。接着，我问起离婚餐厅名字的来历。

她说：“人们都把我这儿叫离婚餐厅，叫的人多了，反倒没人说餐厅的真名字了。现在离婚的人不少，但因离婚而大动干戈，打得鸡飞狗跳墙的人不多。现在大都是和平离婚。双方愿意在一起吃顿分手饭，互道珍重，既回忆了过去，又各自去开始新的生活。我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温馨恬静。我这里没有街面餐厅的那种嘈杂纷乱，并且能掩人耳目，这对有些爱面子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吃分手饭不能太随便，别看两口子平时过日子算计的仔细，可吃分手饭却很舍得花钱，因为人生经历这种事毕竟不多。我这里饭菜、饮料都是高档，中西餐都有，也贵，可吃分手饭的人不在乎，有多少钱也往我这儿扔。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这种氛围。我迎合了这种社会现象，提供了这种氛围，生意也就越做越好，餐厅的名气也大了。“你看，这都是打电话来预约座位的。”她掏出个小本子，在我眼前晃了晃。这女老板思路清晰，说话有条理，气质也不俗。

我环顾这间餐厅，厅堂不算大，但十分雅致。迎门是一

幅俄国画家列维斯坦的油画《白桦林》：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大地上，密密的白桦树迎着朔风挺立着，林子尽头，一座橡木的俄式小木屋闪着桔红色的温馨的灯光……

厅堂的两侧，便是低矮松软的火车座。面对面的车厢座间是长方形的餐台，每个餐台上都摆着一只镀金的蜡烛台。烛火忐忑，朦朦胧胧，颇有如梦如幻的诗意。木墙裙的缝隙里有一种装置，按一下椅旁的电钮，墙裙里便透出淡淡的蓝光。显然女老板清楚，对于吃分手饭的人来说，太多的光明反而会破坏了情调。座间的客人，也有什么光线都不要的，吹灭了烛火，就那么在昏暗中默默地坐着。看不见音箱，却不知从哪里飘来如泣如诉的音乐，轻柔地在室内回旋。这里没有威猛的迪斯科，更没有猜拳行令的嘈杂，静谧、安恬、平和，是这餐厅的主格调。

几个女服务员一律着白衬衣，打黑领结，穿黑短裙，庄重而不古板。奇怪的是，她们都赤脚穿着红拖鞋。严格地讲，这身装束有些不伦不类，但正是这种特殊的审美视角，给客人们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红拖鞋、白嫩的脚，在厅堂里静静地移来移去，不知尾随了多少客人的目光，这小小的道具冲淡了离婚分手饭凝重的气氛。女服务员对客人没有过多的客套，应酬时脸上带着矜持的甜甜的笑。引座、上酒、端菜、点蜡烛，都微低着头，在座位间无声无息地周旋，尽量不正视客人的脸。在这里，任何一种内容的凝视或许都会引起客人的尴尬。

女老板告诉我，餐厅刚开张的时候，她请来了几个歌手，客人们可随意点歌，很有些高雅气氛和时代风采。后来成为“离婚餐厅”了，再有歌手在这里扯着嗓子唱便不合适，就取消了这项服务。但是在厅堂的左侧开设了一块平台，客人们

可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在这里静静地跳一支平和的舞，宣泄一下积郁的情绪。当然，对于吃完分手饭的“夫妇”来说，有的已无对可配，那时，若有要求，我们的服务小姐和堂后的男士们都可以陪客人跳一支舞，抚慰一下那难平静的灵魂。

在我的左侧，一对中年男女在默默地饮酒，两只水晶高脚杯，盛着五色鸡尾酒。老板轻声告诉我，说这酒叫“粉色的少女”，15元一杯。并说这对已办完了离婚手续的男女，是前天打电话来订了这靠墙角的座位。

这是个不好直接用提问与应答来采访的环境，好在距离近，于是我冷眼观察，并竖起耳朵听“壁角”。

那对男女默默地对视，举杯轻轻地碰一下，互抿一口酒。那位女士衣着庄重，像个知识型妇女。她说：“烟还是少抽……我的话已没有意义了，将来或许有人能管住你。吸烟者肺癌发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四，谁不想多活几天呢？是吧？”

那男子无言，只是默默地吸烟。眉头皱着，一脸的忧郁。他长得敦实粗壮，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腮边溜青，很难说是哪个生活圈子里的人。

“京京你放心，我会教她外语。十四岁的女孩，当然还是跟着母亲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会让她记住你这个爸爸。想了，就去学校看她，要接走几天我也没意见，毕竟是两个人的。”

女的有些哽咽，共同生活的那份情感想必就是一把利刃，早已在她心上留下难磨灭的痕迹。她又起一片牛肉，放在那男子的盘中。

男的叉起那片牛肉，默默地咀嚼，并向四周冷冷地扫视。我低下头，用小匙搅动着咖啡。不管怎样，听这种“壁角”总有一种负罪感。

那男的终于说话了，声音低沉浑厚：

“我不怪谁，生活本来就无聊，自己过也好。你也多珍重吧。要是换个煤气罐什么的，没有人你就招呼一声。那门上的锁你换个双保险吧。”

他站起来，向服务员挥了下手，把两张一百元的票子扔在桌上。那女士拦住他：“今天我付帐。”

“老规矩。”男的站起身来走了，步子挺沉重。我看见那女士眼角里亮晶晶地闪了一下。女服务员把那男人送出门去，不说“欢迎您下次再来”，而说“您慢走”。

·那位女士轻轻地吹熄了烛台上的两只蜡烛，两手托着腮，静静地在暗影里沉思着。

女老板对我说：“对每位客人，我们都准备了小小的纪念品。你看，这是纪念卡。叫它纪念卡，也许差强人意，但它毕竟表示了我们的餐厅对分手人的一种情意。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这纪念卡可能是一张单程车票，也可能是进入另一种生活的入场券。总之，我想，人生的酸甜苦辣悲喜哀乐应该都凝聚在这上面。你也留一张吧，尽管你没有离婚。”

女老板幽默地说着，递给我一张纪念卡。卡片有明信片大小，印制的十分精美。纪念卡上的图案不是爱神丘比特折断了的箭，也不是凋零的玫瑰花那类的情感刺激的图画，而是印着日本东山魁夷的名画——《远山》。迷茫的雾气不失晴朗，一片混浊中呈现着明晰。远处的大山沉没在无限的空间中，山冠上是重重阴霾，那山就像一个沉默的老人，在冥冥雾气中沉思着。

女老板文化气质与画家的复杂博深的情感融为一体，表现在这张小小的图片上。这纪念卡本身就成了一部谁都明了，但谁也读不透的大书。纪念卡的下面是一行烫金的小字，字

体娟秀而遒劲，那行字写的是——

“红松酒家愿以北国林莽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它是暴风雪中的驿站，让您在疲惫的人生旅途中体味到世间的温馨。”

我不禁被深深的感动了。

这位女老板是个什么人呢？走出“离婚餐厅”后，我默默地想。她决不是个简单的个体经营者，她没有那种暴发户的骄横得意，也没有那种一心钻在钱眼里的某些个体户的粗俗，但她却让人们心甘情愿的把钱抛在她这里。

从外表看，她也并非是那种典雅的知识型妇女，在娴静温柔中，她那双眼睛却不时闪现着精于算计的目光。她精明，干练，看准了机会，把单纯的餐馆经营变为一种更适应某种特殊需要的多功能酒家。近年来，离婚几乎成了一种时尚，这当然是某种观念的变更，某种文化萌发的产物，尽管它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从人性解放这一角度来看，它又毕竟代表了一种进步。它标志着人们开始承认感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认可了感情的可变性。当然，谁也不愿在婚姻生活中遇到麻烦，但面对复杂的现实，简单的说教，视而不见的否定都是苍白无力的。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风采，那种为离婚而打得不可开交的分手正被看做是一种愚昧和落后而被人们摒弃。离婚是一种破裂，但这破裂的悲剧因素在离婚餐厅的平和氛围中得到了补偿。离婚餐厅用浓郁的人情味儿，替代了某些行政部门冷冰冰的态度和单位领导审视的目光，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某种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温馨的角落，这何尝不也是一种进步呢？

聪明的老板，这位近40岁的女人，在激烈的竞争中，把离婚现象悄然导入经济轨道，难怪经济滑坡，哪里都疲软，她这里却不仅分外平稳，而且营业额呈直线上升。

但，除了赚钱外，她还是把更多的心思倾注在弥补人们心灵的创伤上。尽管身单力薄，她却在努力。是什么促使她这样做呢？我找到了我那位朋友，终于弄清了原因。

朋友告诉我，老板的婚姻生活就是一部悲剧，她把自己的初恋献给了北大荒的一个农工，那是个一顿能喝二斤白酒的壮汉。在东北的土炕上，他们孕育了一双儿女。然而，京都的召唤却使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块黑色的冻土，把那共同生活了5年的农工和一双儿女抛在了寒冷的北大荒。朋友告诉我，她的婚姻是时代的误会，然而，为了一纸离婚书，她却几乎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强悍的农工死把着两个孩子不放，她孤身一人返城了，常在睡梦中惊醒，呼唤那双儿女的名字……

现在，女老板已拥有了万贯家财，却依然孑然一身。朋友说，她淌血的心永远不会愈合了。我默默地点着头，不再追问什么，在那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运动中，这样的悲剧还少吗？值得庆幸的是，女老板以一个独立的人格呈现在社会上，她那浓烈的情感像炽热的火一般燃烧着，难怪人们一走进她的餐厅，就被一种融融的暖意包容住，尤其是婚姻破裂的人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

几天后，我又走进离婚餐厅。

我对女老板说，很想找一对分手的夫妇聊一聊，当然，对于处在感情终极的人来说，坦诚的交谈是困难的。因此，我建议女老板最好能找那些开朗豁达的分手人。女老板欣然同

意了。

终于接到了电话。离婚餐厅里有一对夫妇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当天下午我便赶去了。我到的时候，那对分手人已吃完了饭，正一边欣赏纪念卡，一边喝着饮料。

女老板引我过去。那对男女并不忌讳什么。西装革履的男士打了个响指，叫女服务员给我送来一罐雪碧。

这一对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位先生风度潇洒，器宇轩昂；那位女士妩媚娇小，气质高雅。两人都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这么好的一对，居然也闹离婚，我不理解。坐下后，便小心地斟酌字眼，向他俩询问起来。

“听说你想采访些婚姻方面的事，写文章？”那先生反问我。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这种采访往往要涉及当事人的一些隐私，这是个难写的题材。但我只能点头承认。

“这没什么可躲躲闪闪的，我们不在乎，要是能拍成个电视片，才更有意思呢！”那位先生分外爽朗。

他说：“离婚和结婚都是一种形式，可这种形式就是人们很难挣脱出来的桎梏。分手饭也是一种形式，但任何形式都可能与其实相悖的内容。你看我俩，在没有正式归宿前，只好还委屈在一张床上。这并不仅仅是没房子，而是一种双方都离不开的需要，我们都年轻。所以，这离婚更只是一个苍白的外壳了。”

他一张口就这么坦诚，坦诚得几乎到无所顾忌的程度。我不禁看了一眼那女士，那女士神情自若地玩弄着手指上的金戒指。

“那为什么还要兜这个离婚的圈子呢？也许是为了出国，或是进什么特殊部门？请原谅，我太直截了当了。”

“没事儿没事儿，您随便说。”那先生接过我的话：“其

实没有您想的那么复杂。她爱我，爱的要死，要不怎么会和我结婚呢？可她又爱别人，也是爱得要死，而且从不偷偷摸摸。她脚踩两只船，谁也舍不得扔，可爱又是最自私的。我受不了啦，喝酒、骂人，都不顶事。于是出于报复，我也试着去爱别人。我的第一个尝试对象是我们教研室的一个女打字员，没想到弄假成真了，我俩分不开了。您是作家，一定读过胡健的小说《吸力》吧？尝试着爱，结果原来的都散了，全重新组合。我这事和那小说差不多。我在新欢身上找到了更多的契合点，于是只好和这位女士离婚。我不责怪我妻子，尽管她是促成这事的最初动因，我反而感激她，她把我从一种烦恼中解脱出来，成全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私的爱是狭隘的，爱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无私，我这位原来的夫人成全了我，她是无私的，伟大的，尽管这也挺让人心酸。”

对这位先生的高论我不敢苟同，但他那高度透明的思维方式却令我十分钦佩。

我扭头看那女子，她很漂亮。这种女人走在街上，别人看她的回头率肯定是百分之百。她说起话来，也颇有现代女性的那种自信自强意识。

这位女士说：“人生是多彩的。痛苦也是一种幸福，或许甜酸苦辣更有味道吧？我俩都是痛快人，为这，还有许多人不理解我们呢。我对他没有什么改变，我想，开放型的情感应该是多元流向的。请您注意，仅仅是情感而已，并没有涉及任何庸俗的其他。有人陷在矛盾的旋涡里，就苦恼的不得了，我不。他也找了另一个她，比我强，我看见他俩挽着手在街上走，挺羡慕他俩，这么快，闪电式的。分手吧，然后都去追求自己的至善至美，生活的裂隙有时在新的寻找中才发现。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束缚太多了，好在我俩都没有

从一而终的羁绊，现在幸福也罢，痛苦也罢，一人分担一半吧。吃这顿饭，也是AA制，一人付一半呢！”她笑了，红唇微启，露出白珍珠般的牙齿。

好开通的女性！和这种性格的女人离婚，绝不会打得头破血流。我问了问二位的职业，那位先生是大学讲师，教西方当代哲学的；那女士是话剧演员，也兼做编剧。难怪原来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带着职业的印迹。

因为他们那毫不拘束的思维勇气和高度透明的坦诚及松弛的心态，我竟不由地感到自己活得卑琐。我不敢与他俩过多交谈，生怕那些有感染力的语言会动摇我的某种生活信条。于是我举起那罐饮料，为他们各自所追求的尽善尽美干杯。

在几天的采访过程中，我逐步感到女老板有一股说不出的人格力量，她在努力争取一种新的离婚文明。她的社会知识面很宽，她给我讲了形形色色的家庭戏剧。她说，到这里来吃分手饭的，其离婚原因简直是五花八门，有因为经济纠纷的、有因为性格上存在差异的、有因为文化层次和观念上有所不同的，当然，也有因为生理原因而影响夫妻生活的。更有意思的是，也有搞假离婚到这儿来吃分手饭的。我很奇怪，假离婚也吃分手饭，她的生意真是越做越宽呀！假离婚这种社会现象并不少见，那大多是人们为了克服某种难逾越的障碍而采取的一种迂回战术，但是，假离婚也来吃分手饭，那真是一种把人生看做“一场游戏一场梦”的黑色幽默了。

女老板懂得真多。她说，五十年代离婚，主要是理由论，那离婚要有一定的正当理由。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封建婚姻制度解体了，人们要求从封建婚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五十年代出现过第一次离婚高潮。在而后的20年中，离婚判决主要依据是关系是否确已破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婚成

了不光采的事儿，致使一些已经死亡了的婚姻不能解除。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后，离婚的人多了，但从“理由论”到“关系破裂”，再到“感情破裂”，这毕竟是一种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赋予人性解放更多的自由。

我惊讶她从哪里获得的这些知识，她说，这全是经营离婚餐厅后，广泛涉猎家庭婚恋方面的报刊，慢慢学来的。

“为离婚的人提供‘最后的晚餐’，连离婚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叫什么事呀？”她笑了。

我开起玩笑来：“当然，研究这些是为了更多地赚他们的钱。”

“哪里哟，您尽挖苦人。我不为钱，现在的钱已足够让我过舒适的生活了，我主要想为社会提供一种特殊服务，这种服务是为离婚文明提供的。现在离婚的人虽然不少，但真能离得了婚，也得费一番气力。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询问和调查，要耐心地等待，要不断催问，必要的时候，还要买两条万宝路什么的。人们真正能走进我的餐厅时，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这里是他们的最后一道‘手续’，他们需要安慰，需要休息，我当然要为他们提供优秀服务喽！”

我问她：“到你这里来吃饭的人挺多，从年龄上来看，中年人居多；从文化层次上看，知识分子居多，我想，中年是一个危险的年龄，在35岁到45岁这一阶段，是人生的最成熟期，也是最易产生感情波动的时期。知识分子大多较敏感，感情细腻，喜欢一点浪漫，所以他们离婚，自然是找到你这个好去处。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餐厅呢？据我所知，你没有做任何广告，餐厅的内外也没有文字说明餐厅的服务性质。”

女老板说：“这就是口头传播的宣传媒介的作用。一传十，

十传百，人们便都愿到这里来看个究竟，体会一下情调和气氛。不离婚而到这儿来吃饭的人极少，这儿这么偏僻，谁来呀？所以，能来的都是有目的的。我的生意也越做越活了。”

我问她：“现在看来，你的事业已处在巅峰时期了，你还想继续发展吗？”

“当然。我这个地方最近要拆迁了，很快。我得另外找个更好的地方。以后呀，我要盖个三层的小楼房。第一层办离婚餐厅，第二层就办婚姻介绍所，出了这个门就能进那个门。另外，我还要在第三层办个心理医疗所和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为在婚恋问题上有过不愉快的人提供服务。这样，我这里就配套成龙。真正成为一个婚恋服务网络了。那时候，我还要办一张报纸，专门刊登我这里的各种业务信息，既做月老、红娘，也办最后晚餐。那样，各种消息、征婚广告和各种社会评论肯定会越来越多，到时就请您来当主编哟！”

我更深地体会到了老板的文化气质，她是经济场里的文化人，她办的“离婚餐厅”就是一种文化体现。这就是婚恋文明的文化。但我深知，她所设想的一切，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和麻烦，我于是提醒她，要有个思想准备，她却显得十分天真。

“没那么严重，只要花到了钱，没有办不成的，我不向国家伸手，完全自己出资，这么好的事，谁还能反对呢？我想，妇联、官办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学教授、医院的心理学医生都会支持我，不信您就等着瞧吧！”她爽朗地笑起来。

我看着这个雄心勃勃的女人，不禁在想：离婚餐厅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决不仅仅是餐厅的经营特色和它的新闻价值，更在于它的经营者是一个不凡的女人。

● 周末聚餐会

——北京个体四大亨生活探秘

繁华喧闹的都市，孕育了多少奇谲的故事？都市融汇着历史延伸的忧郁和困惑，超越意识的昂扬与激情。都市许多新鲜玩意儿的问世与火爆，都是由于有暴富的大亨跻身其中。在一个大饭店里，有一个“周末聚餐会”，参加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把人民引导向康庄大路的同时，“时势造英雄”，一大批城市个体户在历史转折的关口，也抢先一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富豪阶层。

个体经营者鱼龙混杂，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阶层。在商品经济激流的冲击下，为了要致富，他们敢冒风险，能吃苦受累，竭尽聪明才智，成为富豪。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了合法经营的轨道，靠倒买倒卖，偷税漏税，坑蒙哄骗，制假造伪，发了昧心财。他们的发达手段及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他们富起来以后的生活及心态也不尽相同，循着他们的足迹去“管中窥豹”，我们会发现一些能引人深思的故事。

北京有多少大饭店、大酒楼？没有统计过。不过有一点很清楚，现在这些级别很高的饭店酒家尽管有着贵族式的气派，但它都早已向一切人敞开了大门。从政府的高级官员到郊区的菜农，谁都可以自由出入那富丽堂皇的黄铜框架的大玻璃门，欣赏那颇有气派的酒店的豪华，接受服务小姐甜甜